

資治通鑑

中華書局

第二册

漢元帝初元元年癸酉起
漢靈帝光和三年庚申止

資治通鑑

卷二十八
至五十七

中華書局

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

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
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
後學天
司馬光 奉敕編集
台 胡三省 音 註

漢紀二十起昭陽作噩(癸酉)，盡屠維單闕(己卯)，凡七年。

孝元皇帝上荷悅曰：諱「爽」之字曰「盛」。應劭曰：諡法：行義悅民曰元。

初元元年(癸酉，前四八)

下。
1 春，正月，辛丑，葬孝宣皇帝于杜陵；臣瓚曰：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。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。赦天下。

2 三月，丙午，立皇后王氏，封后父禁爲陽平侯。恩澤侯表，陽平侯食邑於東郡。

3 以三輔、太常、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；太常掌諸陵邑，故亦有公田苑。師古曰：振業，振

起之令有作業。貲不滿千錢者，賦貸種、食。師古曰：賦，給與之也。貸，假也。種，音之勇翻。賈公彥曰：種食者，或爲種子，或爲食用。

4 封外祖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爲平恩侯。文穎曰：戴侯，許廣漢。諡法，典禮不愆曰戴。

余按廣漢先坐腐刑，及薨，無後；今以嘉紹封。百官表：侍中、中常侍皆加官。西都參用士人，東都始以宦者為中常侍。

夏，六月，以民疾疫，令太官損膳，減樂府員，省苑馬，以振困乏。樂府員大凡八百二十九人，武帝所立。漢官儀：牧師諸苑三十六所，分置北邊、西邊，養馬三十萬匹。

關[章：乙十一行本「關」上有「秋九月」三字；孔本同；張校同；傳校同。]東郡、國十一大水，饑，或人相食；轉旁郡錢穀以相救。

上素聞琅邪王吉、貢禹皆明經潔行，姓譜：貢姓，子貢之後。行，下孟翻。遣使者徵之。吉道病卒。禹至，拜為諫大夫。上數虛已問以政，易咸卦，君子以虛受人。師古曰：虛已，謂聽受其言也。數，所

角翻。禹奏言：「古者人君節儉，什一而稅，無他賦役，故家給人足。高祖、孝文、孝景皇帝，宮女不過十餘人，廐馬百餘匹。後世爭為奢侈，轉轉益甚；臣下亦稍放效。師古曰：放，音甫往翻；下同。臣愚以為如太古難，宜少放古以自節焉。少，詩沼翻。方今宮室已定，無可柰何矣；其餘盡可減損。故時齊三服官，輸物不過十筭；李斐曰：齊國舊有三服之官，春獻冠幘，縱為首服，紈素為冬服，輕綃為夏服，凡三。如淳曰：地理志曰：齊冠帶天下。胡公曰：服官，主作文繡以給袞龍之服。地理志，襄邑亦有服官。師古曰：齊三服官，李說是也。縱，與纒同，音山爾翻，即今之方目縈也。紈素，今之絹也。輕綃，今之輕縈也。

襄邑自出文繡，非齊三服也。方今齊三服官，作工各數千人，一歲費數鉅萬。萬萬為鉅萬。廐馬食粟將萬匹。武帝時，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，以填後宮。及棄天下，多藏金錢、財物，鳥獸、魚鼈

將萬匹。武帝時，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，以填後宮。及棄天下，多藏金錢、財物，鳥獸、魚鼈

將萬匹。武帝時，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，以填後宮。及棄天下，多藏金錢、財物，鳥獸、魚鼈

凡百九十物；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。至孝宣皇帝時，陛下惡有所言，師古曰：不能自言減省之事，惡，鳥路翻。惡有所言者，惡以天下儉其親。此語承上園陵事。羣臣亦隨故事，甚可痛也！故使天下承化，取女皆大過度。師古曰：取，讀曰娶。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，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，此所謂取女過度也。是以內多怨女，外多曠夫。師古曰：曠，空也。室家空也。及衆庶葬埋，皆虛地上以實地下。其過自上生，師古曰：自，從也。上，謂天子也。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。唯陛下深察古道，從其儉者：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，三分去二；乘，繩證翻。去，羌呂翻。擇後宮賢者，留二十人，餘悉歸之，及諸陵園女無子者，宜悉遣；漢制：天子晏駕，後宮送葬，因留奉陵寢。廐馬可無過數十匹，獨舍長安城南苑地，以爲田獵之囿。師古曰：舍，置也。獨留置之，其餘皆廢去。舍，讀曰捨。以方今天下饑饉，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！天生聖人，蓋爲萬民，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。一稱，尺證翻。爲，于僞翻。樂，音洛。天子納善其言，下詔，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；治，直之翻。太僕減穀食馬；水衡減肉食獸。太僕，掌輿馬。漢書儀云：天子六廐，未央、丞華、駘、駟、駟、駟、大廐也；馬皆萬匹。水衡都尉，掌上林苑，禽獸屬焉。師古曰：繕，補也。減，謂損其數。省者，全去之。

臣光曰：忠臣之事君也，責其所難，則其易者不勞而正；易，以鼓翻。補其所短，則其長者不勸而遂。孝元踐位之初，虛心以問禹，禹宜先其所急，後其所緩。然則優游不斷，先、後，皆去聲。斷，丁亂翻。讒佞用權，當時之大患也，而禹不以爲言；恭謹節儉，孝元之素志。

也，而禹孜孜言之；何哉！使禹之智不足以知，烏得為賢！知而不言，為罪愈大矣。

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，言民衆困乏。復，扶又翻。詔雲中、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。

是歲，初置戊己校尉，使屯田車師故地。師古曰：戊己校尉者，鎮安西域，無常治處，亦猶甲乙等各有

方，而戊與己四季寄王，故以名官也。時有戊校尉，又有己校尉。一說：戊與己位在中央，今所置校尉在三十六國之中，故曰戊己也。余謂車師之地不在三十六國之中，當從師古前說為是。宣帝元康二年，以車師地與匈奴。今匈奴款附，

故復屯田故地。

故復屯田故地。

二年（甲戌、前四七）

春，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郊泰畤。時，晉止。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尙書事，前將軍蕭望之、

光祿大夫周堪為之副。望之名儒，與堪皆以師傅舊恩，天子任之，數宴見，言治亂，陳王事。

數，所角翻。見，賢遍翻。治，直吏翻。陳王者之事也。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行，下孟翻。散騎、諫大夫

劉更生給事中，明經有行，言其通於經術，且行修飭也。百官表曰：散騎加官；騎並乘輿車。師古曰：並，晉步浪

翻。騎而散從，無常職也。給事中，給事禁中也。散，悉喜翻。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。四人同心謀議，勸

導上以古制，多所欲匡正；上甚鄉納之。師古曰：鄉，讀曰嚮。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。史高充位而已，

由此與望之有隙。

中書令弘恭、弘，姓也。衛有大夫弘演。僕射石顯，自宣帝時久典樞機，明習文法；續漢志：尙

書令，承案所置；武帝用宦者，更爲中書謁者令。成帝用士人，復故。令掌凡選舉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。僕射，署尚書事，令不在則奏下衆事。辯已見前。帝卽位多疾，以顯久典事，中人無外黨，師古曰：少骨肉之親，無婚姻之家也。精專可信任，遂委以政，事無大小，因顯白決，白，奏也。決，斷也。貴幸傾朝，朝，直遙翻。百僚皆敬事顯。顯爲人巧慧習事，能深得人主微指，內深賊，持詭辯，以中傷人，師古曰：詭，遠也。違道之辯。中，竹仲翻。忤，恨睚眦，輒被以危法；忤，五故翻。睚，五懈翻。眦，仕懈翻。師古曰：被，加也，音皮義翻。危法，謂以法危殺之。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，議論常獨特故事，不從望之等。

望之等患苦許、史放縱，又疾恭、顯擅權，建白以爲：「中書政本，國家樞機，師古曰：建白者，立此議而白之。宜以通明公正處之。處，昌呂翻。武帝游宴後庭，故用宦者，非古制也。宜罷中書宦官，應古不近刑人之義。」師古曰：禮，刑人不在君側，故曰應古。近，其斬翻。由是大與高、恭、顯忤。師古曰：忤，謂相違逆也。忤，五故翻。上初卽位，謙讓，重改作，師古曰：重，難也；未欲更置士人於中書也。議久不定，出劉更生爲宗正。散騎、給事中，中朝官也；宗正，外朝官也，故云出。

望之、堪數薦名儒、茂材以備諫官，數，所角翻。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，會，工外翻。上書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，及言許、史子弟罪過。章視周堪，師古曰：視，讀曰示。以朋所奏之章示堪也。堪白：「令朋待詔金馬門。」朋奏記望之曰：「今將軍規撫，云若管、晏而休，遂行日昃，至周、召乃留乎？」師古曰：問望之，立意當趣如管、晏而止，爲欲恢廓其道，日昃不食，追周、召之蹟然後已乎？撫，

讀曰模，其字從木。若管、晏而休，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臬，沒齒而已矣。應劭曰：下走，僕也。張晏曰：

吳公子札食邑延陵，薄吳王之行，棄國而耕於皋澤。朋云望之所爲若但如管、晏，則不處漢朝，將歸會稽，尋延陵之軌，隳耕皋澤之中也。師古曰：下走，自謙，言趨走之使也。沒齒，終身也。如將軍興周、召之遺業，親日昃之兼

聽，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！召，讀曰邵。庶幾，居希翻。望之始見朋，接待以意；

師古曰：與之相見，納用其說也。余謂接待以意者，推誠待之，接以殷勤。後知其傾邪，絕不與通。朋，楚士，

怨恨，張晏曰：朋，會稽人，會稽并屬楚。蘇林曰：楚人脆急也。更求入許、史，推所言許、史事，推，吐雷翻。

曰：皆周堪、劉更生教我；我關東人，何以知此！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。見，賢遍翻；下同。朋

出，揚言曰：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，大罪一。前將軍，謂望之也。待詔華龍行汙穢，師古曰：華，音

胡化翻，姓也。行，下孟翻。欲入堪等，堪等不納，亦與朋相結。

恭、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，疏退許、史狀，車騎將軍，謂史高，疏，與陳同。候望之

出休日，漢制：自三署郎以上入直禁中者，十日一出休沐。令朋、龍上之。事下弘恭問狀，上，時掌翻。下，

還稼翻；下既下同。望之對曰：外戚在位多奢淫，欲以匡正國家，非爲邪也。恭、顯奏：「望

之、堪、更生朋黨相稱舉，數譖訴大臣，數，所角翻。毀離親戚，欲以專擅權勢。爲臣不忠，誣上

不道，請謁者召致廷尉。」時上初卽位，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，省，悉井翻，察也，悟也。可其

奏。後上召堪、更生，曰：「繫獄。」上大驚曰：「非但廷尉問邪！」以責恭、顯，皆叩頭謝。上

曰：「令出視事。」恭、顯因使史高言：「上新即位，未以德化聞天下，而先驗師傅。既下九卿、大夫獄，劉更生爲宗正，九卿也。周堪爲光祿大夫。聞音問。下，退嫁翻。宜因決免。」於是制詔丞相、御史：「前將軍望之，傳朕八年，宣帝五鳳二年，蕭望之爲太子太傅；至黃龍元年爲八年。無他罪過，今事久遠，識忘難明，師古曰：言不能盡記，有遺忘者，故難明。忘，巫放翻。其赦望之之罪，收前將軍、光祿勳印綬；及堪、更生皆免爲庶人。」

二月，丁巳，立弟竟爲清河王。考異曰：荀紀，竟作寬，今從漢書。

戊午，隴西地震，敗城郭、屋室，壓殺人衆。考異曰：劉向傳云：「三月，地大震。」今從

元紀。

三月，立廣陵厲王子霸爲王。宣帝五鳳四年，廣陵厲王胥以罪自殺，國除。今復立其子。

詔罷黃門乘輿狗馬，師古曰：黃門，近署也，故親幸之物屬焉。百官表：黃門寺，屬少府。乘，繩證翻。水

衡禁園、百官表：水衡都尉屬官有禁園等九官令、丞。宜春下苑，孟康曰：宜春，宮名也，在杜縣東。晉灼曰：史

記云：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。師古曰：宜春下苑，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。少府依飛外池，百官表：少府屬官有

左弋十二官令、丞。武帝太初元年，更名左弋爲伏飛。伏飛，掌弋射，有九丞、兩尉。如淳曰：伏飛，具樽繒以射鳧鴈，給

祭祀，是故有池也。伏飛，荆人，入水斬蛟，勇士也，故以名官。伏，音次。嚴籞池田蘇林曰：嚴飾池上之屋及其地也。

晉灼曰：嚴籞，射苑也。許慎曰：嚴，弋射所蔽也。池田，苑中田也。師古曰：晉說是也。假與貧民。又詔赦天

下，舉茂材異等、直言極諫之士。

夏，四月，〔障：乙十一行本「月」下有「丁巳」二字；孔本同；張校同；傳校同。〕立子鶯爲皇太子。鶯，五

到翻。待詔鄭朋、薦太原太守張敞，先帝名臣，宜傳輔皇太子。上以問蕭望之，望之以爲敞能

吏，任治煩亂，材輕，非師傅之器。〔敞傳云：敞無威儀，罷朝會過，走馬章臺街，使御吏驅，自以便面拊馬；又爲婦畫眉。所謂材輕也。任，晉壬。治，直之翻。〕天子使使者徵敞，欲以爲左馮翊，會病卒。

7 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，給事中，朝朔望。朝，直遙翻。〔考異曰：元紀，此詔在今冬。按劉向傳云：「前

弘恭奏望之等獄決；三月，地大震。然則望之等黜免，在今春地震前也。又曰：「夏，客星見昴，卷舌間。上感悟，下詔

賜望之爵關內侯。望之傳曰：「後數月，賜望之爵關內侯。蓋紀見望之死在十二月，因置此詔於彼上耳。」

8 關東饑，齊地人相食。

秋，七月，己酉，地復震。復，扶又翻；下同。〔考異曰：劉向傳曰：「冬，地復震。」元紀，此月詔曰：「一年

中地再動。漢紀在七月己酉。今從之。〕

10 上復徵周堪、劉更生，欲以爲諫大夫；弘恭、石顯白，皆以爲中郎。〔百官表：諫大夫，秩比八

百石；中郎，秩比六百石；並屬光祿勳。〕

上器重蕭望之不已，欲倚以爲相；相，息亮翻。恭、顯及許、史兄弟、侍中、諸曹皆側目於

望之等。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，外親，謂母黨也。上，時掌翻；下同。言地震殆爲恭等，不爲三

獨夫動。應劭曰：三獨夫，謂蕭望之、周堪及向。師古曰：獨夫，猶言匹夫也。殆，近也。爲，于僞翻。臣愚以爲宜退恭、顯以章蔽善之罰。師古曰：章，明也。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，如此，則太平之門開，災異之原塞矣。塞，悉則翻；下同。書奏，恭、顯疑其更生所爲，白請考姦詐，辭果服；遂逮更生繫獄，免爲庶人。

會望之子散騎、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，散騎、中郎者，本爲中郎而加散騎官也。事下有司，復奏：「望之前所坐明白，無譖訴者，師古曰：言望之自有罪，非人讒譖而訴之也。下，遐稼翻。復，扶又翻；下同。而教子上書，稱引亡辜之詩，史不載伋書，不知其所稱引者何詩。詩變雅云：無罪無辜，讒口嗷嗷。豈假所引者即此詩乎！亡，古無字通。失大臣體，不敬；請逮捕。」弘恭、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，不訕辱，訕，與屈同。建白：「望之前幸得不坐，復賜爵邑，不悔過服罪，深懷怨望，教子上書，歸非於上，師古曰：言歸惡於天子也。自以託師傅，終必不坐，師古曰：言恃舊恩，自謂終無罪坐，懷此心。非頗屈望之於牢獄，塞其怏怏心，則聖朝無以施恩厚！」上曰：「蕭太傅素剛，安肯就吏！」顯等曰：「人命至重，言人所重者性命也。望之所坐，語言薄罪，既以語言爲薄罪，則不當下吏。孝元於此，不能破恭、顯之姦，可謂不明矣。必無所憂。」上乃可其奏。冬，十二月，顯等封詔以付謁者，敕令召望之手付。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。太常，掌諸陵縣。執金吾，掌徵循京師。蕭望之時居杜陵，故令太常發執金吾車騎往圍其第以恐脅之，速其自盡也。使者至，召望之。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，雲者，好

節士，好，呼到翻。勸望之自裁。自裁，猶自殺也。於是望之仰天歎曰：「吾嘗備位將相，年踰六十矣，老入牢獄，苟求生活，不亦鄙乎！」字謂雲曰：「游，師古曰：朱雲，字游，呼其字。趣和藥來，趣讀曰促。和，戶臥翻。無久留我死！」遂障；乙十一行本「遂」作「竟」；傳校同。飲鴆自殺。果墮恭，顯計中。天子聞之驚，拊手曰：「曩固疑其不就牢獄，果然殺吾賢傅！」是時，太官方上晝食，上，時擊翻。上乃卻食，爲之涕泣，哀動左右。詩云：嘔其泣矣，何嗟及矣。爲，于僞翻。於是召顯等賈問；以議不詳，師古曰：詳，審也。皆免冠謝，良久然後已。上追念望之不忘，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，終帝之世。平曰墓；封曰冢；高曰墳。

臣光曰：甚矣孝元之爲君，易欺而難悟也！易，以鼓翻。夫恭、顯之譖訴望之，其邪說詭計，誠有所不能辨也。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，恭、顯以爲必無憂，已而果自殺，則恭、顯之欺亦明矣。在中智之君，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！底，致也。孝元則不然。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，而終不能誅恭、顯，纔得其免冠謝而已。如此，則姦臣安所懲乎！是使恭、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。復，扶又翻。

是歲，弘恭病死，石顯爲中書令。

初，武帝滅南越，開置珠厓、儋耳郡，事見二十卷武帝元鼎六年。儋，丁甘翻。在海中洲上；師古曰：居海中之洲也。水中可居者曰洲。吏卒皆中國人，多侵陵之。其民亦暴惡，自以阻絕，數犯吏禁，

數，所角翻。率數年壹反，殺吏；漢輒發兵擊定之。二十餘年間，凡六反。據賈捐之傳：自初爲郡，至昭帝始元元年，二十餘年間，凡六反。至宣帝時，又再反。始元五年，罷儋耳郡，并屬珠厓。至宣帝神爵三年，珠厓三縣反。後七年，甘露元年，九縣復反。上卽位之明年，珠厓山南縣反，發兵擊之。諸縣更叛，連年不定。海中洲上，以黎母山爲主，環山列置諸縣。山南縣蓋置於黎母山之南也。師古曰：更，音工衡翻。上博謀於羣臣，欲大發軍。待詔賈捐之曰：捐之時待詔金馬門。臣聞堯、舜、禹之聖德，地方不過數千里，西被流沙，東漸于海，朔南暨聲教，師古曰：此引禹貢之辭。漸，入也；一曰浸也。朔，北方也。暨，及也。被，皮義翻。漸，子廉翻。言欲與聲教則治之，不欲與者不強治也。與，讀曰豫。治，直之翻。強，其兩翻。故君臣歌德，師古曰：言皆有德可歌頌。含氣之物各得其宜。武丁、成王、殷、周之大仁也，然地東不過江、黃，杜預曰：江國，在汝南安陽縣。黃國，今代陽縣。西不過氐、羌，南不過蠻、荆，北不過朔方，是以頌聲並作，視聽之物，障，乙十一行本「物」作「類」；孔本同；張校同。咸樂其生，樂，音洛。越裳氏重九譯前獻，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。晉灼曰：遠國使來，因九譯言語乃通也。張晏曰：越，不著衣裳，慕中國化，遣譯來著衣裳，故曰越裳也。師古曰：越裳自是國名，非以襲衣裳始爲稱號也。王充論衡作「越裳」，此則不作文裳之字明矣。晉志曰：吳孫皓置九德郡，卽周時越裳氏地。以至於秦，興兵遠攻，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。孝文皇帝偃武行文，當此之時，斷獄數百，賦役輕簡。斷，丁亂翻；下同。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，天下斷獄萬數，賦煩役重，寇賊並起，軍旅數發，數，所角翻。父戰死於前，子鬪傷於

後，女子乘亭障，孤兒號於道，老母、寡婦飲泣巷哭，師古曰：淚流被面以入於口，故言飲泣也。巷哭者，哭於路也。號，戶刀翻。是皆窮地泰大，征伐不休之故也。今關東民衆久困，流離道路。人情莫親父母，莫樂夫婦；樂，音洛。至嫁妻、賣子，法不能禁，義不能止，此社稷之憂也。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忿，惻，梁年翻，又吉掾翻，忿也，憂也。詩：中心惻惻。又急驟貌。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，師古曰：擠，墜也，音子詣翻，又子奚翻；余謂擠，排也，推也。快心幽冥之地，非所以救助饑饉，保全元元也。詩云：『蠢爾蠻荆，大邦爲讎。』師古曰：詩小雅采芣之詩也。蠢，動貌也。蠻荆，荊州之蠻也。言敢與大國爲讎敵也。言聖人起則後服，中國衰則先畔，自古而患之，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！言珠厓又在蠻荆之南，去京師萬里。復，扶又翻。駱越之人，南越王尉佗以兵威役屬西甌駱。師古曰：西甌，卽駱越也。言西者，以別東甌也。余謂今安南之地，古之駱越也。珠厓，蓋亦駱越地。宋白曰：高、貴二州，亦古駱越地。父子同川而浴，相習以鼻飲，范成大曰：今邕管溪洞及沿海喜鼻飲。隨貧富，以銀、錫、陶器或大瓢盛水，入鹽，并山薑汁數滴；器側有竅，施管如瓶嘴，內鼻中，吸水升腦，下入喉。吸水時，含魚肉鮮一臛，故水得安流入鼻，不與氣相激。旣飲，必噫氣，謂掠腦快膈莫此若。但可飲水；或傳爲飲酒，非是。與禽獸無異，本不足郡縣置也。顓頊獨居一海之中，師古曰：顓，與專同。專專，猶區區也；一曰：圍貌也。霧露氣濕，多毒草、蟲蛇、水土之害；人未見虜，戰士自死。又非獨珠厓有珠、犀、瑇瑁也。海中有珠池。珠母者，蚌也。採珠必鑿丁，皆居海艇中，以大舶環池採珠；以石懸大絙，別以小繩繫鑿丁腰，沒水取珠。氣迫則撼繩，繩動，舶人覺，乃絞取，人緣大絙上。然而死於

採珠者亦多矣，此我太祖皇帝所以罷劉氏媚川都也。師古曰：犀狀如牛，頭如猪，而四足類象；黑色，一角當額前，鼻上又有小角。劉欣明交州記曰：犀，其毛如豕，蹄有三甲，頭如馬；有三角，鼻上角短，額上、頭上角長。異物志曰：角中特有光耀，白理如綫，自本達末，則爲通天犀。抱朴子曰：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，以盛米，雜即駭矣。其真者，刻爲魚，銜入水，水開三尺。本草圖經曰：犀，出永昌山谷及益州，今出南海者爲上。郭璞爾雅註曰：犀三角，一在頂上，一在額上，一在鼻上。鼻上者，卽食角，小而不髒。瑋瑁，如龜，其甲相覆而生，若甲然；甲上有斑文。瑋，音代。瑁，音殊。棄之不足惜，不擊不損威。其民譬猶魚鼈，何足貪也！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，此蓋指宣帝神爵元年羌反時。暴師曾未一年，兵出不踰千里，費四十餘萬萬；大司農錢盡，乃以少府禁錢續之。續漢志：大司農掌諸錢、穀、金、帛、諸貨幣。邊郡諸官請調度者，皆爲報給，損多益寡，取相給足。百官表：少府，掌山林池澤之稅，以給共養。應劭註曰：名曰禁錢，以給私養，自別爲藏。少者，小也，故稱少府。師古曰：大司農，供軍國之用；少府，以養天子也。夫一隅爲不善，費尙如此，況於勞師遠攻，亡士毋功乎！毋與無同。求之往古則不合，施之當今又不便，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，禹貢所及，春秋所治，皆可且無以爲。師古曰：爲，猶用也。治，直之翻。願遂棄珠厓，專用恤關東爲憂！上以問丞相、御史。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；丞相于定國以爲：「前日興兵擊之連年，護軍都尉、校尉及丞凡十一人，還者二人，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，費用三萬萬餘，尙未能盡降。降，戶江翻。今關東困乏，民難搖動，捐之議是。」上從之。捐之，賈誼曾孫也。

三年(乙亥,前四六)

1 春,詔曰:「珠匡虜殺吏民,背畔爲逆。背,蒲妹翻。今廷議者或言可擊,或言可守,或欲

棄之,其指各殊。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,羞威不行,則欲誅之;狐疑辟難,則守屯田;師古

曰:辟,讀曰避;下同。欲屯田與之相守,以待其敝。通乎時變,則憂萬民。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

討,危孰大焉?且宗廟之祭,凶年不備,王制:冢宰制國用,視年之豐耗,祭用數之仍。鄭氏曰:算今年一

歲經用之數,用其什一。夫以凶年之入,制經用之什一以供祭,則宗廟之禮宜有不備者矣。況乎辟不嫌之辱哉!

「嫌」,當讀作「慊」。慊之爲言厭也,意自足也。今關東大困,倉庫空虛,無以相贍,又以動兵,非特勞民,

凶年隨之。其罷珠匡郡,民有慕義欲內屬,便處之;師古曰:欲有來入內郡者,所至之處即安置之。

余謂便處者,各隨其所便而處之也。處,昌呂翻。不欲,勿強。強,其兩翻。

2 夏,四月,乙未晦,茂陵白鶴館災,赦天下。

3 夏,旱。

4 立長沙煬王弟宗爲王。長沙煬王且,定王廢之玄孫,初元元年薨,無後;今立其弟紹封。鄭氏曰:煬,音供

養之養。諡法:好內遠禮曰煬;去禮遠衆曰煬。

5 長信少府貢禹上言:「諸離宮及長樂宮衛,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。」繇,讀曰脩。六月,詔

曰:「朕惟恐庶之饑寒,蒸,衆也。遠離父母妻子,離,力智翻。勞於非業之作,師古曰:不急之事,故

云非業也。衛於不居之宮，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。其罷甘泉、建章宮衛，令就農。百官各省費。師古曰：費用之物務減省。條奏，毋有所諱。」

6 是歲，上復擢周堪爲光祿勳，復，扶又翻。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，給事中，大見信任。猛，張騫孫也。

四年（丙子，前四五）

1 春，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郊泰畤。時，音止；下同。三月，行幸河東，祠后土；赦汾陰徒。徒，有罪居作者。

五年（丁丑，前四四）

1 春，正月，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。文穎曰：姓姬，名延；其祖父姬嘉，本周後，武帝元鼎四年封爲周

子南君，奉周祀。師古曰：承休侯國，在潁川郡。

2 上[章]乙十一行本「上」上有「三月」二字；孔本同；張校同；退齋校同；傳校同。行幸雍，雍，於用翻。祠五畤。時，音止。

3 夏，四月，有星孛于參。字，蒲內翻。天文志：參爲白虎，三星直者是爲衡石；下有三星銳，曰罰，爲斬艾事；其外四星，左右肩、股也。參，所今翻。

4 上用諸儒貢禹等之言，詔太官毋日殺，師古曰：不得日日宰殺。所具各減半；師古曰：食具也。